明史

五一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毛澄　汪俊弟偉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子坊

徐文華　薛蕙胡侍　侯廷訓　王祿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爲太子以澄進講明晰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卽徹以賜武宗立進

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爲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兹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

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律將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京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

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亦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駐蹕留都者踰歲澄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卽賜宸濠死澄據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

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霦等迎世宗於安陸既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

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

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

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璁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嶶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

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

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
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寧清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
爲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
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
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
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
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
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復力請乃許
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
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

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叅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争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為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

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
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
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
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
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
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
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
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
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
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

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

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别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别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

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附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謚文莊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

張璁等議行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爲陳洸劾罷
卒於家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戸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
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爲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
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爲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
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
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
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
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

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
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報
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
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
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
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頊之一
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
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雹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
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
陛下率先羣工救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

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遂
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
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
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啓封
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
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
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其觀德
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
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爲道途患疏請
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

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譸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內閣誥敕

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璁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己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諸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湖廣叅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戸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閱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

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初習樂舞生於大內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璁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

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絏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嗛希

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己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殁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謚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

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龎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
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
極諫淸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
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並劾撫臣不職正
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參政廉公有
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
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
即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
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

無算孟春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臣閱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

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謂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

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
生時相呼及其旣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
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
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
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
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
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
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
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

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遜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

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璁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竝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

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禬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皐林時及愼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𦑣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頳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

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瓚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
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八人諸司郎官吏部則
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
事應大猷李舜臣馬晃彭澤張鵾司務洪伊凡十有二
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
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
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
宗周邱其仁組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
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員外郎

翁磐李文中張濲主事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八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鏓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鏓龎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

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嶶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於是豐熙張翀余翺余寛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並繫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愼元正俱謫戍始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

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
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
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稾示人
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
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
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
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
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
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
蓋騰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

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
云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禀嘗大書壁
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
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
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
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
喪闋起故官世宗卽位進翰林學士與獻王大禮議起
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

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竝
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
帝諡冊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須天下三年矣乃以一
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
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
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
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
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既璁等得志乃
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謹身殿
災熙年且七十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卒不聽居十有

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官賜恤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熙旣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璁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悅未幾進號睿宗配饗元極殿其議蓋自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卒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僞纂也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璽書獎勞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

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闊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昻兄弟子姪出入禁闥陛下降紺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昻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絶禍源亦不報文華旣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會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證經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闇於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爲民時

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卽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以議禮

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

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

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

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

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
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
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
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
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
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
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
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
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
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

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
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
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
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
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
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兄終而弟
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
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
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
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

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貰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良勝已被訐見斥而蕙故在時亳州知州顏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萼等用事堅臥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官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氣凊持

已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爲西原先生
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璁萼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
獲與廷議而以璁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祿侯廷訓云
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璁桂萼既擢學
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
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勛注以
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
民王祿新城人舉於鄉爲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
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
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

中備儲貳選疏奏卽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爲民俟
廷訓樂淸人與張璁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
褐卽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
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
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
伏闕訟寃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爲民
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
宋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
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

儒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爲世宗熟計

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慎 王元正　　王思 王相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王時柯 余翺　　鄭本公

張日韜 胡瓊　　楊淮 申良

張潔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余禎

李可登 安璽 殷承叙

郭楠　俞敬　李繼先　王懋

楊愼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愼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愼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旣超擢蕚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愼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愼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愼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愼得雲南永昌衞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愼愼知而謹備之至臨淸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

至家廷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赴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

總裁蔣冕費宏盡付稾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愼驚異益肆力古學旣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愼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愼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愼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謚文憲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與愼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

贈修撰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

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閱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援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

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湎於酒厮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檥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

州思從之遊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同官屢爭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爲學士思羞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日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

滌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思贈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别號也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起戶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

不許琳言陛下詔璽未乾旋卽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爲軍民害內外鎭守官涖任率貢馬謝恩琳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鎭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鎭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鎭守其論實自琳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

之內禱祠繁興乾淸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

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閻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輩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鈌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

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竊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訣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甚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

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翀復偕同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伸翀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翀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旣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下獄翀等抗疏捄及張璁桂萼召至翀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憸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亟出之爲人臣不

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翀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卽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翀等陷義罔忠而進璁萼學士廷臣相顧駭歎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爲首者八人於詔獄翀與焉尋杖於廷謫戍瞿塘衞而璁萼寵

益盛㹨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疏爭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爭皆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賓緣中人冀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

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愬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嗾亂軍殺巡撫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定國公徐

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史黃國用皆逮下詔獄戍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鎭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

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
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
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濟在
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幸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
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呂柟編
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季本
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
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
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
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

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寃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憸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帝頻興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

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鎖南四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廝役貪緣冒遷旣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遊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戸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戸張僅下詔獄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鵶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

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塡獄生者寃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

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蠭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磐言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愼刑獄三事深切

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卹宣府軍民以漢卿言併發十三萬於大同屢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搬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

還之民而嚴罪俊霦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內官吳勲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粥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爲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戸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將安取哉今東南洊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

頻行臣等竊以爲不可報聞已又劾席書振濟乖方乞
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驛召爲禮部尚書
不罪也初與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倡衆伏
闕兩受杖斥爲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
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召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
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
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
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爲之也比年軍需
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

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
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
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
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
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
惡之傳旨詰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違縱原
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
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
五人爲錦衣千百戶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

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權貴皆震慴進戶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艮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蠭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

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興邸諸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即抗疏歷敘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

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爲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
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
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
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
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戚屬連逮
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
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
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
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

權倖憚之供億大省世宗即位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即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紬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

唐皐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

玉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倖人超遷而羣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璁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翺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嘗劾司

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
戍所十四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卽位時柯翔皆復官贈
時柯光祿少卿

鄭本公朔州衞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
本未建本公請愼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宮繫天下望
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淸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
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搆一旦告成
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
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愼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
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

貨色毋溺于𬸚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帝嘉納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旣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于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

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爲亂階璁再肆欺罔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𡬶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用不赴卒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

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
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世宗卽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韜亦上
言陛下旣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
矣旣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爲政
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
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
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
金數萬方得之旣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
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同

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奄人例有供餽淮悉絶之公勤廉愼爲尚書孫交秦金所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同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申良字延賢高平

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艮豫爲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艮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艮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艮讞還之民瓊因嗾奸人誣奏艮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爲戶部員外郎與淮俱杖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繪像祀之

張滐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親末屬尚以奸

惡賜罷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瀠登正德
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
洪罪洪坐削籍瀠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
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
贖哈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瀠爲
署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瀠力拒曰
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
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
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

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遐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喪三年入爲禮部主事未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主事余禎字與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

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志戶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事殷承敘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穆宗嗣位贈璉太常少卿濚太僕少卿瑜應奎承敘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入爲御史世宗卽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麟貪懦詔爲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既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先是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

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䘏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

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四川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柟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柟一官得吉水敎諭終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爭羣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贛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愼博物洽聞於文學爲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時已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終

明史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費宏 弟宷 從子懋中 子懋賢 世父瑄 翟鑾

李時 顧鼎臣

嚴訥 袁煒 李春芳 孫思誠等

陳以勤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宗立

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躭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子當漢當襲父爵爲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漢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爲動明年冬十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慙且恚宸濠謀復護衞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宷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

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寀不當留翰林即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寀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淸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於朝下巡撫孫燧按狀

始遣兵勦滅宸濠敗言者爭請召宏世宗卽位遣行人
卽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
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恊贊數勸帝革武宗弊政
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
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
爲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委任甚至戸部議督正德時逋賦宏偕石珤賈詠請斷
自十年以後從之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宏等因
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内庫
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

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白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爲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強諫亦未嘗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萼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由是憾宏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

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璁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萼遂與璁毀宏於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賕謀起用并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畧曰萼璁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璁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釆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璁日攘袂搤擥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

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又因宏子懋艮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讒璁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汙故大學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閒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萼既前死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

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賻卹加等贈太保諡文憲宏三入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搆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寀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爲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竝列禁近寀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諡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爲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景總兵官吳經等奏爛土苗反僭稱王乞發大軍征討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令瑄與御

史鄧庠往按白苗無反狀撫定之劾彔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罪遷貴州參議以終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爲刑部主事旋復官進侍讀嘉靖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譽鑾者帝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曰清謹學士鑾初入閣一清謝遷輔政既而孚敬與桂萼入鑾皆

謹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帝心愛之一清萼孚敬先後罷鑾留獨秉政者兩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無所怫帝數召時鑾入見嘗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乎時鑾皆北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丁生母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己會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

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諸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且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東西往返三萬餘里明年春入京遂命以原官入閣在大同與總督毛伯溫議築長堡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皆受廕敘二十一年言罷鑾爲首輔時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少傅謹身殿嚴嵩初入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二十三年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

交王堯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引西
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編修
彭鳳歐陽�爲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鄉試主
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麟詔獄並杖六十褫其官鑾
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
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
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
譽頓衰又爲其子所累訖不復振踰三年卒年七十穆
宗卽位復官謚文懿
李時字宗易任邱人父棨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

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爲講官尋遷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俄以憂歸服除爲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尋代方獻夫爲尚書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端而時傅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四方上嘉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爲忠賜銀章曰忠敏安愼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請罪帝再賜焉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門彗星見

東井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
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
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
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爲承天府其
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
巳罷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
謙遜無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鑾講豳風
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
豳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務明年春孚敬還內
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方獻夫入與時亦

相得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愼刑獄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鋐觸帝怒時皆爲論救十二年孚敬復入鑾以憂去獻夫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謝政費宏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時素寬平至是益鎭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廷論咸以時爲賢客星見天棓旁帝問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

德以弭之帝稱善扈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衞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屢加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少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謚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正德初再遷左諭德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敷陳剴切帝悅乃自爲註釋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大同軍變張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納十三年孟冬享廟命鼎臣及侍郎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卽古諸侯請得毋避

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
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十七
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
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
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爲充位而
已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
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
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聯自詭必
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
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官侍

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巡撫歐陽鐸釐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鄉試以主司試錄觸忌一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三吳數中倭患歲復大祲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急訥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受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朴遭父喪復

代爲吏部尚書嚴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慎擇曹郎務抑奔競振淹滯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倣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尋錄供奉勞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袁煒罷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帝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不復出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潔餐孝養人以爲榮

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掌銓二年適華亭當國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保謚文靖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宥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

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踰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譴去帝聞煒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諭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靑詞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詭詞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靑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及煒爲靑詞宰相而煒貴倨鮮淟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煒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其後煒死階亦盡竄改之煒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

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
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訥超
擢翰林學士尋遷太常少卿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
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進左侍郎轉吏部代訥爲禮部
尚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苦不繼春芳考故事爲書上之
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爲之制帝嘉之賜名宗
藩條例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
與訥並參機務世宗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
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春芳恭慎

不以勢淩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爲首輔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樓春芳曰上新卽位而遽興土木可乎事遂止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爲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時同列者陳以勤張居正以勤端謹而居正恃才淩物視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言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旣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淩春芳

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郎帝前決之會貞吉爲拱逐拱益張修隋故怨春芳嘗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時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度拱輩終不容已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賜敕乘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閱一歲拱復爲居正所擠幾不免而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孫思誠天啟六年官禮部尚書尋罷崇禎初坐頌璫閒住思誠孫淸字映碧崇禎四年

進士由寧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熊文燦撫張獻忠清論其失策以久旱請寬刑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憂歸起吏科給事中俄出封淮府國變得不與福王時請追謚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於是李善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並得謚春芳曾孫信廣東平和知縣城破與二子泓遠淑遠同時死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羣小多搆釁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

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戸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爲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嘗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還爲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領國子監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穆

宗卽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
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
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隆慶元年春擢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
殿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侍多緣內降得厚恩
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爲內侍所阻
疏亦留中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
治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
掌吏部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贓吏一
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爲首輔而拱方嚮用朝

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偕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陛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陛馳歸賜之且敕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于陛別有傳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眞儒贊大業執政不懌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俺答薄都城謾書求貢詔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旣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長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厲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時帝遣中使瞯廷臣日中莫發一語聞貞吉言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

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
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貞吉復叱
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
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
明日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東游
說下之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嶽州通判進南
京吏部主事四十年遷至戶部右侍郎廷議遣大臣赴
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
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
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卽十戶侍出何益練兵嵩

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令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

岢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捷聞爲御史燕如宦所發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强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

理報可初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褫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即復其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先是高拱再入閣即掌吏部貞吉言於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

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也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刻貞吉庸横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眞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横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内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學博才高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張居正名輩出貞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

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萬曆十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關君德治道輒危言激論
王爲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論如故隆慶元年擢侍
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
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四年正月
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
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
講士儋請如故事四時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

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繼嘉靖末肅懷王堯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熿嗣禮部議縉熿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即位王妃復請前尚書高儀執不可縉熿重賄中官屬宗人爲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熿嗣士儋爭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而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帝即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十

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答封事成進少保改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並爲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書不能無望拱素善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擅鹽利爲御史郜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四維疑出士儋指益相搆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

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詬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誶而對御史侯居艮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時居正垂沒四維爲政怨士儋贈太保諡文通久之改諡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

拱爲禮部尚書穆宗卽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世宗遺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別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既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櫝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召對大臣儀屢請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閣臣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熿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閣帝命待十齡行之詔

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可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秉禮循法居職甚稱引疾章六上卒見留會御史傅寵以先帝時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預顧命及拱爲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慾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贊曰費宏等皆起家文學致位宰相宏𨚫錢寧拒宸濠忤張桂再躓再起終亦無損清譽李時翟鑾皆負才望而鑾晚節不振貞吉負氣自高然處傾軋之勢即委蛇庸得免乎顧鼎臣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而陳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世稱韋平者數以勤父子天之報之何其厚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５１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４５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５０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